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二日

癸亥年正月廿五日

星期一

發行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廣父

郭元覺

主 任 孫 緯 才

主任 許廬父兼

真正國貨淨素衛生調味精品**素精**價廉物美上海北京路敦貽里大純公司發售

上海電機絲織公會 敬啟者年來絲價步昂我業貨價每加終不敷本今庚原料之貴尤為歷來所僅有在存底已枯來春原料必竭營業勢必更加困難爰集同業籌議決於癸亥年元旦起各貨價格一概加足一分細區區核計雖與成本相差尙遠乃為招顧客起見而仍格外克己也用特登報通告

小說日報彙刊第二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册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第二集(三十一號至六十號)業已出版每册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二角二分郵費)通用售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三集續出) 本報發行部謹啓

[illegibl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五廿月正年亥癸 一期星

日二十月三年二十國民華中

版四第

。無微不至。

我到這步田地。不由的被他老人家感情所動。想幾想順從他老人家的意旨。嫁到那張家去。實行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烏龜隨烏龜的成例。轉而着實一想。這是我終身大事。將來有沒有人生的樂趣。全在此舉。如果現時盲婚。日後絲毫得不到幸福。那麼名爲生人。實與死人無異。轉不如早些死了。倒落個一乾二淨。假想到此。我不嫁姓張的主義。便完全決定。但是沒能表決的。是在我娘面前。該怎樣開口。

我又一想。是了。我就拿獨身主義四字。做先鋒隊。以後再給他個見機而作。有什麼不可以。

想定。腦子陡覺清爽。連身上的勇氣。也陡覺加增好幾倍。說句實心話。這實在因環境逼得太緊。叫我沒有迴旋的餘地。所以不得不不然。斯時我便神勁勁的。跑到我娘面前。毅然決然的說道。娘。我不嫁了。我抱獨身主義了。

我娘聽我說過。半懂不懂的問道。唷。你爲什麼不嫁。什麼叫獨身主義。

我被這一問。險些兒回答不出。恰巧腦子一動。想到個家過老的舊名詞。便道。我願意做家過老了。

我娘疑我是說頑話的。笑道。咦。這如何能行。你不要說着好頑。你不曉得。張家。

我沒等我娘說完。又搶着說道。張家不張家。我並不管。我只知道我不嫁了。

我娘聽我是真話。登時把笑容收斂住。露出個很驚訝的樣子。轉又勸我道。呀。你怕是受了洋學堂的迷了。我從前叫你不念書。你哥哥偏三番五次的送你到學堂去。也不知你吃了什麼迷魂藥。憑空打起這個主義。你想。世上女子。那有一個不嫁的。我兒。你千萬莫要上洋學堂的當。

我道。人家嫁不嫁。我也不管。我只知道我一定不嫁了。

我娘看我越說越認真。好似有點疑惑。又好似有點着惱。只因素常性情仁慈。兼之又愛我不過。所以臉上才現出不如意。馬上又和顏悅色的道。唉。我這兩天正在歡喜。那想到你這般發渾。想我一生一世。就落你兄妹兩個。你老子死的又早。現在你哥哥娶了妻。我的心事。才算落下一頭。眼巴巴你出了嫁。得個如心如意的日子過。我的心事。就算完全。死後見你老子。說到這裏。聲音一變。兩眼老淚。撲簌簌的望下滾。嘴裏又說道。我兒你不要受洋學堂的迷。胡說亂道。叫我作難。傷我的心。我看見我娘的神情。心上一酸。眼淚也幾乎落下。後來費上老大躊躇。因好客的向我娘道。娘。你不要傷心。我這件事。並不叫你老人家爲難。你只找着媒人。去打張家招呼。叫他另娶好了。我娘擦淚搖頭道。你說得真容易。天下那有這般容易事。而且臨時賴婚。傳上出去。名聲也不好當。

(未完)

理堂

### 子父真情 (續)

二人將廣告手續辦好。又趕着回到城外。那知到胡姓飯店一看。東舫的父親。已不在內。據店主人說。黃老先生坐臥不安。早已家去。巨民炎盲至此。不覺十分難過。對那江干草色。天際雲蹤。暗灑幾點眼淚。無情無緒的進城。

光陰飛快。不多時已到暑假。巨民炎盲。輟學回里。東舫的父親。觸動心緒。天天痛哭。巨民炎盲。解勸多次。總是隔靴搔癢。無濟於事。只見他想東舫到極處。硬將頭望牆上碰。恨不得立時死去。

一直到了現在。已有十年之久。東舫也沒有一點音信。他的父親。耳已聾了。眼已瞎了。腰已彎了。脚已走不動路了。而每天早晚。爲想兒子。仍是嗚咽的像哭。

炎盲有。次向巨民道。沒想感情惡劣的父子。還能致此。(完)

子父真情  
(續)

二人將廣告手續辦好。又趕着回到城外。那知到胡姓飯店一看。東舫的父親。已不在內。據店主人說。黃老先生坐臥不安。早已家去。巨民炎言至此。不覺十分難過。對那江干草色。天際雲蹤。暗灑幾點眼淚。無情無緒的進城。

光陰飛快。不多時已到暑假。巨民炎言。輟學回里。東舫的父親。觸動心緒。天天痛哭。巨民炎言。解勸多次。總是隔靴搔癢。無濟於事。只見他想東舫到極處。硬將頭望牆上碰。恨不得立時死去。

一直到了現在。已有十年之久。東舫也沒有一點音信。他的父親。耳已聾了。眼已瞎了。腰已彎了。脚已走不動路了。而每天早晚。爲想兒子。仍是嗚嗚的像哭。

炎言有。次向巨民道。沒想感情惡劣的父子。還能致此。

(完)



已由某女學畢業。進了女子師範。並且在女師範裏。已修業三年。在這七年中間。偶爾想及我自己婚事。並不似從前樂觀。有時因為身已有主。不能自由。簡直想哭起來。但覺得木已成舟。只好以不了了之。

不過我的腦中。當那時候。有一層極深的印象。就是要留意探聽那姓張的。是個何如人。有沒有學問。能不能自立。探聽好久。沒有一點頭腦。害得我心中委實不安。因為這是我終身伴侶。倘若是好的。我自然能有幸福。若是不好的。我吹也吹不掉。打也打不掉。不是永沉苦海麼。

直到去年。我猛可聽說。那位姓張的並不讀書。專在街上開游蕩。做些上不得提的事。我恐怕不的確。又留細問。竟然絲毫不錯。我腦子一暈。立時失了知覺。到醒轉過來。前想。後思量。直把我無窮的希望。完全打消。哭又不能哭。說又不能說。真是啞子吃黃連。心中苦。

自這以後。我對於我的環境。處處都抱悲觀。終天失魂落魄似的。話也不願說。課也不願上。飯也不願吃。一時恨天。一時怨地。不知道怎麼處才好。

我這時的心理。漸次有些改變。把木已成舟的舊觀念。無形中掃除淨盡。因此上我的新思想。就滔滔的湧出。離婚好呢。任命好呢。嫁前離婚好呢。嫁後離婚好呢。消極任命好呢。積極任命好呢。積極任命好呢。這許多思想。一層沒過。一層又來。鬧得神魂無主。把真正的學業。就讀了不知多少。

早哩。早哩。再二捫年。等我畢業之後。總可有辦法。這是我每到無法。用以自寬的話。我現在想。那時幸虧有這話解救。不然。愛愁抑鬱。少不了有一個死。到如今。我已不知埋在土堆裏。經過幾許歲月。土堆子上的樹。已不知長出多高。那還能做這人世間獨一無二的心快意。奮鬥呢。

今年春假時候。我離校返家。我娘喜孜孜的告訴我。張家昨天看好日子。在秋天九月裏。便要娶人。在我娘心上。正拿這話做一番好消息。那知我聽這一說。不異在當頭上打了一個急雷。嚇得我魂靈飛去半天。

忽的聽我娘又道。這是你終身大事。自然以早些完成為好。張家那孩子罷。聽說也很可人疼。

我娘說到這裏。眉飛色舞的。還想留下再說。我心裏一急。突地急出幾句話。便搶着插嘴道。我刻下在學校裏。還沒畢業。怎能半途而廢。依我看。等我畢業之後。再作計較罷。

我娘笑着道。這個不能。畢業事小。婚姻事大。自古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今年十七歲了。還是怎樣小嗎。自然以出嫁為正理。畢業不畢業。有何打緊。你不記得你姐姐。也是十七歲到范家去的麼。他還比你早兩個月哩。況且張家的日子。既已看好。自然不能不允。你也不要怕羞。想想要多少陪嫁的東西。我叫你哥哥替你辦。女孩子大了。總有這回事的。在娘面前。有什麼不能說。

我娘這許多話。我句句都聽得真切。待聽完了。實在無法答覆。又不敢有什麼厭惡的表示。只低下頭納悶。幸喜我娘疑我害羞。抵着嘴不向下說。

早哩。早哩。這是從前的想像。到了現在。唉呀。我的末日近了。我左想右想。似乎要同我哥哥商議的辦法。後來我覺得我哥哥為人。新雖很新。不過甚是忠厚。決不敢有創格的舉動。我同他商議。不見得能有好結果。索性拚着我自己的力量。實行打翻舊婚制。成便成。不成便死。免得嫁個浪子。吃將來無量數的苦惱。但是當我娘面前。應該怎樣開口呢。這層問題。在我腦子裏盤旋一天。反正無法解決。心裏急得不能過。想想春假的期限。只有七天。看我娘罷。鎮天睡夢顛倒。替我籌備出嫁的品物。這樣時新哩。那樣不時新哩。這樣講究哩。那樣不講究哩。斤斤計較



### 小說話

#### 譯本之芻言

潘祖農

近年以來。譯本小說。較自撰為盛行。此即所謂換眼光也。人性大都喜新厭舊。如新鮮品物出。必爭購者多。嗜好者衆。爭先恐後。均以先睹為快。舊式之作。自落後塵。況我國舊小說。惟有尋常兒女。英雄俠事。異奇鬼怪。富貴功名而已。多則必意且複沓。讀者固嫌其陳腐。一換眼光。自咸快樂。各國風土不同。人情互異。譯為中文。加以潤飾。自甚新穎。但今譯作既衆。翻本者雜。亦未必無同一窠臼之病。即其譯法。亦不能不加以討論。大都有直譯意譯之分。譯意者為貴。直譯者不獨無可取。且多貽人笑柄。不如不譯之為愈也。如我國文學家之譯本。咸係譯意。皆富有著述之才。或因著書已多。恐有雷同之意。或緣胸中資料缺乏。不欲徒設空中樓閣。或不願以陳腐之意。傳於後世。乃不如取之他國小說之意。較為新穎。著者未必先有西文知識。方能譯也。即不通外國文字之文學家。亦能為之。祇須先將原文由精通西文者。詳閱一過。

(未完)

### 小說



### 打翻舊婚制一幕

理堂

娘。我情願立刻死了。不願嫁個什麼姓張的姓李的。這是我五天之前。在家庭裏最後宣布的決心話。

我不瘋不癲。為什麼要宣布這句話呢。說起來話却很长。回想我十歲時。我父親死去。我娘聽信媒人。把我和同城張家結婚。我那時糊裡塗塗。並不知道怎的叫作結婚。只曉得我要嫁。將來是張家的人了。

記得有一次。我娘同我說。張家怎樣有錢。張家的人。怎樣享福。我聽在耳裏。鑽進心裏。頓然得意起來。在這時分。不知何故。我的頭兒。就自然而然的低下。

聽我娘道。你這孩子忒有趣。這般大便知害羞。今天才提到張家。小臉倒通紅了。說罷。向我看兩眼。笑一笑。我才明白我臉上熱的原因。不是別的。是發紅。

每次我娘和鄰婦談話。我坐在旁邊。只要聽見張家二字。就好像有股電氣。從耳朵直貫全身。那一片紅雲。早飛在兩頰之上。鄰婦見到我這般光景。每每好誇讚。說我是十歲女子。便知羞慚。日後一定賢慧。我既不懂得他這話從何講起。我又不明白我當時。臉怎麼那麼好紅。

我的嫂孀。素來是澆薄嘴。看出我的破綻。專好引逗我。拿我做下飯小菜。閒中無事。不是說張家的趣話。就是說張家的怪人。並且帶頭帶笑的。要說說足量。把我一羞羞個要死。一個惱個要死。有時小性發作。竟和他翻起臉來。一面哭。一面鬧。一面要找我娘。同他辦交涉。在今天想想。真正是小孩子氣。

當十一歲時。我哥哥看女子讀書要緊。一意的要送我進某女學校。我平時見女學生好。自然歡喜非常。我娘初本不依。後因違拗不過。只好由着我哥哥把我送去。

上面這一大段話。乃是我七年前的略史。現在呢。我已十七歲。

新華最建禮品為  
新華  
本  
明香煙  
商  
公  
理



枕亞傑作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虛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本樓電話中央九〇七

枕亞  
新編 **天嘯殘墨** 定價八角  
天嘯先生文字淵淵作金石聲是書爲其介弟枕

青年小說作者張含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著筆不落恒蹊，且代社會有一種種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狀，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陳述其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欺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爲專集，以饜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之。

是書原名神打驚鴻錄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笑友俞  
天憤君逐章加評心孤  
聞者興趣者皆苦心孤  
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聖  
欺嗜讀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內容：名家詩文小說筆記及一切雜作小品  
著作者：尤半狂 王天恨 王受生 王九思 石碧厂  
●朱天石 汪隱聲 李伊涼 范烟橋 范佩英 范菊  
高 洪麗川 金君珏 姚庶襲 施青萍 馬韻魂 孫  
弋紅 張無淨 陳獨醒 高秋莖 黃蘊圃 黃轉陶  
趙眠雲 蔣吟秋 戴夢鷗 戴滌源 鄭逸梅 顧明道  
●蘇重威 鈔碧波 諸先生  
定價：每份二分 全年大洋八角（現已出二期如欲  
函索每期附郵票二分空函不覆）  
發行所：蘇州十梓街一百廿四號元社

針一元大效速可斷根金針  
主治男界八仙橋中三(花柳病消滅法)洋  
法學堂隔壁一號館前二天堂坡花柳病醫掛牌

省大吏以製勅設南學其時人多服棄舊物而樂夢獨抱殘碑古器討辨  
 臨靡以爲樂秦階道辛甲之際備歷險阻幾死者再而樂夢抱周器唐佛  
 齊樂經出入鋒刃乙卯髯來滬與道人盡發所藏觀之道人歎曰余辛  
 亥所棄多矣樂夢好古不但過髯且過道人樂夢爲湘綺弟子治穀梁象  
 通毛詩尚書其爲詩則變師法書喜鍾元常詞由元常入元魏又以漢人  
 分書入之故陳子璇碑其神妙殆過之篆書從法由孟鼎下書三景景  
 自天璽書其將獨步比矣耶樂夢慨世變久欲從南山深處以晝吟嘯  
 后娛今南山已非昔比矣因勸其鬻書甘爲雅人之奴爲之代擬其直於  
 壬戌冬農會會照

楹聯	一丈二尺二十四元	一丈十六元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堂幅	一丈二尺二十四元	一丈四元	四尺以下三元	
屏幅	一丈二尺二十四元	一丈四元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書屏	一丈二尺二十四元	一丈四元	八尺十元	七尺七元
收件處	上海東有恒路六三五衡陽會廣四馬路震亞圖書局及各大			

李瀛洲先生是個忙人忙裏偷閒備寫舞文弄墨雖不是大文豪家他的文士名也很大今天你索詩文明日你要小說大有山陰道上應接不暇之勢他又肯推辭所以忙的乏累已極同人現爲憐他苦衷起見特給酬他定個稿價好算是個限制也免他勞乏了同心想愛他才學手筆的先生們定當贊同了

說白話文每千字五元舊詩新詩每百五角論說演說  
社評等每千字三元五角小品文字諸文每千字北京  
三號民生社或交上海小說日報社或交天津醒世報  
恒路廣化學學校

楊欽三	楊玉堂	丁梅毫	王敘周
李捷青	朱市隱	孫潤芝	同啓
田安臣	朱市隱	孫潤芝	
楊欽三	李捷青	李捷青	

君 在內

君 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内人物之言行無不包舉也

新吾木

作  
有  
陳巖 先生四年前爲  
司篋啓公暇左丞喜舉當世人物以  
爲談助故先生於近代士大夫言論  
丰采知之特詳嘗仿世說新語著新  
語林八卷分總行言語雅量爽爽等  
三十六門其全書內容價值悉見於  
各名人序跋中今選錄於下  
楊士琦 取材精而用力勤二十年

診所上海河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10

大嘯先生文字淵淵作金石聲是書爲其介弟林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卷一 藝苑今文古文 吟集  
●卷二 車記 嶺廬談乘 粵西遊記 天涯淪落人印話  
●卷三 說部 湖上百日記 鴛鴦夢劇本 焚蘭恨彈詞  
●卷四 雜著 斷簡一束 弄翰餘譚 聯語偶錄 雀屏飛夜



們都笑道：有這雨層樓許。你那語氣便格外的有力。下文跌將轉來。這文章也格外的有氣勢了。這叫做反振之筆。是有名兒的呀。說得跌跌哈哈大笑起來。未知甚事好笑。却看下同分解。

#### 第七回 老嫗客倒細孩兒 小廝三唐笑娘舅

却說我們說那跌跌哈哈。是反振下文的文章。跌跌哈哈大笑。因說。這話準給你們猜到了。他可不倒細了孩兒麼。原來他在這十年來。事事精明。件件謹慎。雖說一般的花天酒地。却總化不到多少銀錢。直到去年的春間。忽然又碰到了他的五百年風流孽債。這人說起來。你們都該知道。就是那鼎鼎有名的春意樓。可不是近年來海上妓界中少有的紅人麼。說也奇怪。這春意樓本和伯琴認識得久了。兩方總沒有什麼情感。春意樓自負自勉。不肯遷就客人。也不把伯琴放在心頭。這伯琴呢。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四十九

東越許廬父著

。也是一個慷慨人物。見春意樓只當他普通客人一般。淡淡招呼。心中也有點子不服。就連堂差也不高興叫了。……天揚聽了。笑道。那春意樓是何等利害脚色。凡是做着他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上當的。從前像沈三呂四。現在是那寧波小呂。叫什麼呂金生的。……我聽了這呂金生三字。不覺心中轉了一轉念頭。似乎這名字又是相熟的。但見心虛笑而搭嘴道。哥哥。又記得那天采臣哥說的。……一語未完。我猛可地醒過來。不覺驚聲稱道。好。怎麼這等人又鬧到一塊兒去了。想來這笑話一定很多。我那古事箱中。又該添起一大堆貨色來了。天揚笑道。這却慢來。老實告訴你。我們也只曉得這一句話罷了。究竟詳細情形。還得特派偵探。嚴密查訪呢。如今再說那葉伯琴的話。在這春意樓金銀寶鏡之下。他已經跳了出去。怎麼又會被他拉回去呢。跌跌哈哈。所以這才叫做三生冤孽。

## 太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工等香烟



門前大英商英商總代理

### 讀者俱樂部

本報讀者俱樂部特別聲明 本報讀者俱樂部為供給讀者諸君研究或商量之地而設凡所刊各稿完全為讀者原稿不經刪削或改竄以存其真此與各欄稿件性質上微有不同恐誤會特此聲明

#### 惜珍齊漫筆

胡鵬魂

長道士不知其何名。亦不詳其姓氏。身長異於常人。故名焉。居於民東郊之靈官廟。右手食指已中斷。僅半節。問之不肯言其故。年雖過。而性慈謫。喜與兒童遊。故鄰近兒童均樂就之。邑有名捕陳三。以善使單刀名。使刀時。人若潑以水。點滴不能入。陳既抱此絕技。且善捕盜。邑令甚倚重焉。會報有劇盜匪跡常錫交界處。邑令遣陳領衆往捕。既至盜藪。羣盜拒捕。陳不敵。乃奔盜從後追之。將及。正值急之際。忽見長道士由對面來。陳情急求救。乃提陳之襟。其行如飛。陳乃得免。道士晨出晚歸。習以爲常。諸頑童俟其出外。必疊磚於廟門。薄暮則復取返原處。道士設早返。門疊磚石不能入。則從後園內飛躍而進。一日忽天雨。歸廟取傘。則門已扇。而磚石滿壘。仍從後進。因年邁失足。墮於石上。遂成殘廢。後洪楊事起。不知所終。此事故老爲予言之。

#### 春夜讀書記

胡鵬魂

四時之最佳者春日也。一年之最要者少年也。夫草木秋而蕭索。冬而枯槁。若至春日。蓬蓬勃勃。日新月異。而少年時代。其猶一歲之春乎。當茲天氣溫和。暖風拂面。正可努力求學。讀書之最宜於春日也。雖曰不然。清晨赴校。孜孜兀兀。專心致志而求學業。苟有不懷于心者。則必夜歸而思之。思而不得。則必效蘇子之陳簾數十。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故黃卷青燈。較日間更有興味。興味既濃。進步亦速。是豈燈光較日光美乎。抑時間長於日間乎。曰皆非也。蓋夜靜則心定。心定則學優。未有心中不靜而能增進學問者。此夜間而較日間爲美也。昔董遇日學者三餘。信乎夜者日之餘也。然夏夜苦熱。冬夜苦寒。惟茲春夜。芳園桃李。掩映窗間。爐香清。燭日皆是。韶華不再。吾其敢開窗坐花。飛觴醉月。如古人之秉燭夜遊乎。其惟焚香繼晷。玩索醇之味。庶不虛度此春夜也。讀既竟。因就筆而記之。亦以自警也。

### 義務通信

朱松慶兄：貴報即停版了我前寄的稿子可

呢。那伯琴自從斷絕春意樓之下。差不多有半年不叫堂差。聞捷說一句。他不來心上沒有這個人。此時却發覺不在話下。幾乎連春意樓三字。也難得待在他的口中。流動幾回。當時還有人說。伯琴是喜歡面子的人。怎麼像春意樓這樣的紅信人。他又不得不顧慮做呢。他聽了這話。也只笑了一笑。就丟開了。却死也不料當去年光復頭裏。他的鄉間。出來了一批親眷。男男女女。共有十多個人。都來他家避難。這批人。都是有錢的人。其中有從沒到過上海的。有難得到上海來轉一轉的。總之此時恰巧會齊在一塊兒。又都是年少愛色的人。手頭有的是家鄉帶出來的現洋鈔票。更有伯琴這人。也是最愛白相的。担任了他們的提調。於是大家結成團體。大爆而特爆起來。弄到後來。地方上是太平了。大局是定了。他們這批男子。却一個個給堂子中的姑娘。迷得昏七昏八。樂不思蜀。那批女人。又排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五十

東越許廬父著

死鬼活的。吃醋相罵。鬧得個不可開交。到如今還有幾家人家。究竟事平之後。從新又假託謀事爲名。跑到上海來。尋他們的舊好。這批東西。將來都是萬萬不得了的。這也算是受那革命之賜。也許是天公有意假手這班妓女。將他們歷世相傳。牢不可拔的造孽錢。剝削錢。流點出來。給一班窮人們大家分潤一點。也未可知。……他說到這裏。心虛笑說。洪先生這番議論。倒有點像社會主義的口吻呢。我笑道。本來錢是流動動物。不必歸家。也不必定不歸我。在我的意見。像社會主義。果然是很好的事情。但在現時代的情形。只怕還較不上說到這句話。這不是專指中國而言。大概全世界的情形。都是如此。總之無論有錢沒錢。能賺錢不能賺錢。只要能用錢。而小爲錢所利用。就好了。怎麼叫做用錢。錢是死的東西。全在人的運用。我要他怎樣。就得怎樣。譬如慈善事業。實業主義。商

###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曾收到之報以致致缺不全此係郵局遞寄時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存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 ▲介紹他報刊刊我得出出氣人人家已然罵了我您別罵我受了我
- ▲黃冠卿兄笑雅誌至今我未收到兄又多日未來信。希知有何事如此的忙呵拙著梅花香與野鶴齋新介紹在本報上刊刊要不然退同罷
- ▲劇場週刊社瘦鶴兄鑒 貴刊二期三期弟處一本未見不知何故祈速寄來金桂芬版若作得相片退回是盼
- ▲三康學社郭先生鑒 貴社各種出版物許久不見祈代查之
- ▲新遊戲報社鑒 貴報所刊我的各種稿的報祈查檢齊全寄下
- ▲市場公報鑒 貴報乞按日寄來是盼
- ▲李瀛洲現在通信處在北京前門外長巷頭條萃元館民生社駐京辦公處
- ▲北京民生社啓



# 光明印刷所廣告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機器精製中西鉛字銅版梓版鉛版石版黃楊木版承印中西書報圖書雜誌證書銀票禮券章程股票帳單商標招貼支票獎券息摺傳單地圖酒票文憑仿單簿冊名片兼製西式帳簿髮網信封彩色信箋工作精緻花樣鮮妍定價低廉約期準確如蒙 各界賜顧請移玉至本所竭誠歡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克路中八十九號

## 孫緯才新發明

**止濁散** 淋濁初起紅腫痛小便淋瀝服後立刻尿通淋止每瓶一元

**老濁丸** 治老白濁萬試萬驗包可治愈每瓶一元

**下疳散** 下疳潰爛用後立可拔毒去腐止痛住肌一瓶收功每瓶一元

**定價特廉** 專治六零六注射門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診所** 法大馬路八仙橋中法藥房北一號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檢察處公署吳縣地方檢察處蘇州高等法院等分處北京大理院平政院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英界近路均益里弄一號一百號

**何海鳴書贈對聯**

橫聯四尺四元 每逾一尺加一元 遠道外加 紙費郵費五角 隨件附贈商務旬刊一全年 茲為優待小說日報閱者起見 刊一優待券于左

**優待券** 凡剪下此券向海鳴先生求書對聯者可減四元五角 凡剪下此券向海鳴先生求書對聯者可減四元五角 凡剪下此券向海鳴先生求書對聯者可減四元五角

券中所書四尺三元乃已減去潤金一元之實價連紙郵費五毛共三元五毛附右券一張即可得四尺對聯一副 收件處北京崇文門內五老胡同十八號何宅

**玉梨魂**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

發行所清華書局

定價六角

要配眼鏡請到南京路精發眼鏡公司

**綺芬浪墨出版露布**

之江少年孫綺芬白粉蘭蘭表一時近集其七年來所作「浪墨」二卷內分小說詩詞等類(序言)有海鳴先生天賦之才天賦之才天賦之才

分小說詩詞等類(序言)有海鳴先生天賦之才天賦之才天賦之才

分小說詩詞等類(序言)有海鳴先生天賦之才天賦之才天賦之才

# 虎父食犬

吾友東越許廣父性嗜好文不讀漢書以下書沈潛左孟莊之學得其神髓今得遺稿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讀之其文之工也誠不可及也

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讀之其文之工也誠不可及也

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讀之其文之工也誠不可及也

古未有之奇局。詎所能逆料。故謂之失言則可。謂之非忠臣則不可。論人者當就其本末終始而觀之。摘其一言一事以相責。則古今鮮完人矣。後儒之病。往往坐此。不謂東坡達人之而亦為此。居哀子才改官為江寧令。告疾。居隨園。以風流才子自命。嘗刻一私印。用以押詩文。曰。錢謙益小是鄉親。某尚書見而譏責之。蘇抗辨。謂百年以後。人但知有蘇小。而不知有公。尚書語塞。事載隨園詩話。金鑄李登齋謂袁特按口譽人。引自古中主無名。築紉有名。束身自愛之士無名。詎盜有名。以為比擬。予曰。袁之抗辨。固不可謂當。而李之比擬。亦失有倫。蓋以袁之官位才名。至引蘇小同鄉為榮。似近於佻。而李以築紉為榮。比擬蘇小。亦事得謂為允當哉。要之二人質性不同。斯所見各異耳。然子寧願衰之風流。不願李之拘謹。袁棄官早。又嘗刻一印。曰。年三十三而致仕。鮮有其人。此則自誇詩詞。不知有人議其後否。龍陽才子易實甫。清狂玩世。自認為張夢晉後身。項城當國時。易嘗任印鑄局局長。嗜聲色。喜睡女伶有金玉蘭者。唱聲極。為易所賞識。時為詩文。延譽於報章。金名大起。一旦喉癰而死。易將其衣冠往弔。事聞於項城。

命人召入。易坐久。項城披閱公牘。未與交一言。易不能耐。時引目注視。易曰。蓋金是日入殮。恐時過不及視。金不為。項城偶回顧。笑曰。若神思不屬。殆欲往弔金玉蘭邪。易無言。項城曰休矣。若身任印鑄局長。官職不為小矣。如此胡鬧。若聲名不足惜。吾其能免不識人之譏乎。易仍俯首無言。追辭出。亟命人備汽車。具素衣冠往。撫屍大慟。金伶家人固不識易。相顧大詫。易歸。為喉癰侵襲。一病幾殆。閱二月始克任事云。其奇誕類如此。

紹俗。稱不習之人。曰某老官。大概為輕之詞耳。查其原始。實出於相尊。吾鄉小兒戲謔。輒自屈其首指。誇於衆曰。吾大老官也。則老官之稱。自非輕謔。案昔演於人於府州縣之官。稱曰大老爺。老爺。於土司直稱之曰。稱土司之父。曰老官。亦猶土人尊曰。封翁封君耳。何襲之有。

**國貨叢載**

擬組織家庭教育(四子)舍館未定我家臣也(禮)(脫離)自稱曰老夫

**鴻興機廠底新年話**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廠底生至今已告二載矣所出之

狗頭牌絲襪絨襪等荷蒙 各界歡迎意起見特懸

諸君意起見特懸

鄭曼陀陳小蝶先生精繪雅趣時女月份牌多幅凡購機在二角以上者概贈一幅以作紀念敝廠並寄售化妝品及洋貨雜貨等物美價廉兼而有之愛用國貨諸君子祈三注意焉總發行所在湖北路寶善街口

**鈕扣廠之本埠經理**

**中華興記香皂廠**

特製香精皂

如口兆豐路岳。中華興記香皂廠。成立於民國四年。出品共有四十餘種。各大埠均有代銷處。該廠現特製各種(花露香精皂)用最新科學方法。機器製造。故能品質優美。芳香馥郁。且永不變性。又不乾縮。如願擔任代理。另有特別折扣。賜顧者請向三洋涇橋該廠批發所接洽可也。

**香雪與雪花精**

值時良品也茲介紹與閱者

河南路中國化學工業社之三星牌雪花精早為時人所樂用。現又新製香雪。為有潔白細膩。與白玉雪相埒。值時良品也。記者曾置大號一瓶。試用合宜。願一介紹與閱者諸君

康腦脫路自來鈕扣廠係鈕扣業中最負聞望者其出品分多福牌富國牌二種茲將該廠經理各戶摘錄於後寶善街榮吉里信源號金隆街順和成潤餘恒昌里東棋盤街同豐源法租界大馬路巨成源怡源愛多亞路新泰永英租界地球場昇和祥天津路裕祥等數家云





### 藝林

#### ●雜憶二十首(有八)

附身那得玉爲函。有子長離未視  
合。阿弟爲君消惡孽。一絲不著  
散其驚。  
燕珠沒後。女可貞。子無咎。  
均在。爲勢所格。不能隨喪。  
余痛其死狀之慘。欲稍豐飲。  
乃弟建宇。頗信因果之說。  
謂殮衣用絲織品。將殯死者其  
中罪孽力主用大布衣衾。非余  
意也。  
身外豈無親骨肉。世界竟有鐵心  
肝。翻教鄰里憑棺慟。欲得餘人  
眼淚難。  
發時家人多不在。惟一新僱之  
鄰婦。先夕得悉死者身世。爲  
之老淚縱橫。此外無哭聲焉。  
三齡失恃痛遺孀。印版文章亦一  
奇。未必盡人悲。冥中還望  
汝扶持。  
藍珠二歲喪父。三歲喪母。幸  
其遠族中有一嬖姬。憐而收撫  
之。日伺以粥糜。九死一生。  
以至長大。今遺孀可久。亦祇  
無傷於柔撫也。孫子緒芬。桃江

#### 綺芬浪墨序

張乙盧  
夫虞書九百。源出雜家。燕說三  
千。語本左國。獲麟據粹。衍孔  
甲之遺書。御馬推微。釀韓嬰之  
外傳。竹林著錄。議拓春秋。脂  
夜恒風。傳精洪範。乃至楚蘭托  
喻。蜀草章句。好色本之國風。  
鈞深法諸易傳。赤刀兩序。昆侖  
備術之神圖。黑水三危。塵嶽  
微名山之遊記。莫不範圍雙鏡。  
商徵從諸。龍蓋羣言。青藍任變  
。溯文交而始諸九六。合且雅而  
。亦聖哲之外錄也。况乎開天傳信  
。唐玄宗會龍朝霞。仙傳拾遺。  
周穆王亦逐王母。南朝唐曼。於  
。騷客之腹。北里覺淫。紀牙娘  
之絕曲。深山馬牧。置免無訛。  
委巷虎求。失難不夷。駭駭駭於  
五靈。怪誕極於兩龍。莫不寄托  
稗官。傳誦後世。雖異陽者舊。  
或有待乎考證。而宜室遺聞。固  
無傷於柔撫也。孫子緒芬。桃江

#### 筆記

辛酉消閒錄(七) 抱蜀  
甲午遼東之役。有湘鄉賀阿峨之  
堂兄某。從事行間。充當下級軍  
官。一日大病。移寓山海關城隍  
廟。醫藥無效。不數日而死。倉  
皇間。棺殮未備。置尸於地。已  
一日矣。忽聞賀呼喚。視之復活  
。問有何言。賀曰。頃有人送我  
茶葉一包。云服此茶。病即可已  
。茶葉置余枕下。發之果然。煎  
服之。其病竟愈。賀言其初死時  
。並無痛苦。飄飄蕩蕩。不知何  
至家。將入門。一白髮老者拒之  
。曰。此非汝家。宜往某村。如  
言而往。見其母立階上。其妻在  
廚房作飯。獨不能與之交談耳。  
俄又有一老人怒曰。汝宜速去。  
無久留此。余遂出門。恨然而返。  
亦不知何由復至山海關也。及  
遇送茶之人。恍若夢寐初醒。復  
詳記其事。函詢家中。則原居之  
宅。已售之他人矣。其日母妻所  
立之地點。無不相符。賀後積功  
。職至旅長。今尙存。案古今詩  
話。載池陽崔球仕太學。夢其妻  
燈下寫字。呼之不應。與之言不  
答。視其所書。乃詩也。曰。數  
日相望急。須知意欲迷。曹魂不  
怕險。飛過大江西。數日書至。  
其妻寄一詩。一字不易。驗其真  
時之日。正球得曹之日也。其事  
與賀至家之事頗同。  
衛陽王孝階。因事借堂弟瑞樓至  
郡城。寓於學宮街。王大維家。  
一日同出門散步。自某家經過。

## 大前門香烟



大前門香烟  
總代理

諸樓呼孝階曰。頃見一產死鬼入  
此家。其家當有臨盆婦。危甚。  
孝階以爲妄言也。一笑置之。歸  
而詢之王大維。則其家果有產  
婦臨盆。已兩日矣。家人惶惑萬  
狀。孝階曰。既能見鬼。當能治  
鬼。王維曰。能之。但不作毛遂耳  
。王大維乃奔告其家。情瑤樓  
往治。甫入門。鬼附產婦。神  
兵至矣。神兵至矣。余即去。乞  
救命瑤樓曰。此惡鬼也。罪無可  
恕。用法鎮之。永不許往。生。產  
婦心。忽然清明。移時而呱呱  
墮地矣。母子安全無恙。

稍長。令學歌舞於伶工劉某。劉  
康先後繞一年。即與劉某好。識。  
後遂嫁之。以夫婦而棄東。是  
兒造孽。又豈待言哉。劉之徒有  
名實成者。爲余言之如此。

### 叢談

#### ●乙盧瑣談(二) 張乙盧

東珠爲清朝最貴之寶。諸廷臣惟  
官一品者。朝頂中層。得嵌之。  
價值非常。人罕經目。凡古所稱  
珠。皆南珠也。考明以前載籍。  
間有言西珠北珠者。未嘗及東珠  
。意清朝發祥遼海。遼海爲產東  
珠之地。而不常得。物稀爲貴。  
故定以限制。俾免濫用。以防不  
給欺。案。滿洲源流考。載東珠  
出混同江及烏拉畢古塔諸河中。  
勻圓瑩白。大可半寸。小者亦如  
分等秩。昭寶貴焉。其珍貴可見  
。清會典。載御用及王公宗室之袍  
褂。均四等。常不解其義。意清  
禮。卑賤近支。賜見尊貴。晚時  
。恒假抱其股膝。以表敬愛。袍  
褂四散。殆爲受此殊禮而作邪。  
其餘之袍。惟前後啓。自半身以  
下。皆不聯合。蓋爲便於跪起習  
。而作。俱有命意也。至諸生之

服。會典未嘗定以袍褂。清初皆  
沿明代襖衫之制。而少變更。不  
用端罩。自嘉道以後。遂用袍褂  
。自是雖平民。亦僭用矣。案。  
端罩即外褂。朝服禮服。均以此  
服爲罩。故名。

### 十年夢影錄

東越許廣父著

簡爲粵中大族。他處未有以此姓  
者。乃於北里中得簡文卿其人。  
詢之確爲本姓。聞其籍貫則維揚  
而遷居吳門者。亦異事也。文卿  
貌亦中人。而天賦一副好嗓子。  
引吭一歌。不辨鳥爲之雄也。而  
以故癖周郎者。每喜與之游。而  
生涯亦頗不惡。文卿先歸新清和  
。後調西福致。其時則在民國四  
五年間。文卿於其時產一子。

### 第一卷 歌浦春光

東越許廣父著

胡適之。世稱外國聖人。聞清帝  
溥儀之召。受寵若驚。至稱溥儀  
爲皇帝。人多譏之。其實無可議  
也。蓋士負異才。不獲用於時。  
恒多牢騷不平之感。久熱而動。  
不甘落人後。思以偏鋒取勝。理  
之常也。一旦時至。如大旱之得  
雲霓。其有不歡喜鼓舞。曲踊而  
前者乎。今清室雖亡。正朔未易  
。小朝廷之尊榮。固猶儼然存在  
。降尊見召。云胡不樂。胡聖人  
不肯三跪九叩俯伏稱臣。志已  
足多。若再責以皇帝之稱。毋乃  
近於苛乎惜其所爲文。率多神祕  
西洋。甚至易圖點而爲西式標識  
。立論過奇。遂爲舊學家所不齒  
。而販販依胡聖者。又識淺窄  
。動罵其已。爲世語病。此則未  
免白璧之玷耳。